

中国悬疑小说系列

傍晚敲门的女人

李迪·著

线装书局

傍晚敲门的女人

李迪 著

綫裝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傍晚敲门的女人 / 李迪著. -- 北京 : 线装书局,
2013. 7

(中国悬疑小说系列 / 李迪主编)

ISBN 978-7-5120-1033-8

I. ①傍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5364号

傍晚敲门的女人

作 者: 李 迪

责任编辑: 张媛媛

装帧设计: 张家增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3000 册

定 价: 25.00 元

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(代序)

李 迪

在这个早春的下午，曾凡华对我说，你为我们编一套“中国悬念小说经典丛书”吧！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脸如窗外阳光一样灿烂。

我跟凡华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，那时他是《解放军报》文艺部主任，力主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《这里是恐怖的森林》，开创了军报小说连载之先河。遗憾的是，之后，军报再也没有连载小说。我的那个作品就是一部悬念小说。30多年过去了，身为作家、诗人的凡华，在线装书局任总编辑仍壮心不已，带领全社同仁，奋力开拓名字颇为古老的出版社的崭新局面。

说话间，他向我展示了书局新出版的线装本“当代大家散文丛书”，主编是我的好友王必胜兄。宣纸柔软，油墨清香，让我爱不释手。随意翻看其中贾平凹的《定西笔记》，淳朴浓郁的西北风情扑面而来，像成群的麻雀飞起，如一大片麻布飘过，又像山里的簇簇野棉花云朵般绽放。丛书中还有陈忠实的《漕渠三月三》、铁凝的《农民舞会》等，姚黄魏紫，各呈其妙。

谈及出版悬念小说，凡华说他的悬念情结一如既往，

希望这套丛书能通过曲折的故事讲述，关注社会问题，颂扬人性之美和正义可贵。说着，便把书局各要塞同仁一一请来，现场办公。编辑、美术、出版、印制、发行，兴致勃勃，各抒己见。有高人提议，要选就选最经典的作品，丛书名能不能叫“最悬念”？OK！

选题一致通过。散会。

悬念小说往往跟案件纠结。悬疑丛生，扑朔迷离。案情大白之日即悬念破解之时。

那天，几个热心此道的朋友聚在昆仑饭店座谈这个话题，地点是海岩提供的。因为他不但是“便衣警察”，还是这个饭店的老总。其间，主持人发问卷检测各位智商，“请用一句话说出什么是悬念小说？”我想了想，写下一句特土的话——

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。

我朴素地认为，不论是施贤臣施大爷得梦访案，还是福尔摩斯趴在地上人肉搜索，不论是开创了“乡间别墅派”的阿加莎指使笔下的波洛在东方快车上摇晃光头，还是松本清张以精准的点线破译出天才音乐家杀人背后的悲情世界，其所布阵的悬念及事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，表现的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——

警探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，罪犯亦然。同样，读者跟随扑朔迷离的悬念，也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，从而得到阅读快感，拍案叫绝。

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这就是悬念小说。

这就是悬念小说的魅力。

当你被一部精彩的悬念小说吸引，你也许会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不知不觉跌宕起伏其中，使自己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，为寻找出路左冲右突，掩卷良久而不能自拔。

其实，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？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，都曾经或正在演绎自己的真实版“悬念小说”。要么，你是警探；要么，你是罪犯；要么，你是案件目击者；要么，你是坐在法院旁听席的旁听者。总之，你无法躲避，你无法选择，你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，或惊心动魄，或化险为夷。当经历这一切后，你也许就爱上了悬念小说，甚至动笔写悬念小说。从阅读或写作中，寻找感应，弥补缺憾，重温过往，考问良知。

我在自己的真实版“悬念小说”中就扮演过“罪犯”。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！不妨在这里悬念两分钟，打破为丛书写序的一般规律，尝个新鲜。

1971年，我在云南勐腊建设兵团1师6团9营当知青，写了一篇小说《后代》，发表在昆明军区出版的部队文艺丛书《磨刀歌》里，责任编辑是作家张昆华。小说有幸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相中，约我前往昆明修改。在那个年代，请工农兵作者进城修改作品是很时髦的行为艺术。我在昆期间，云南蒙自驻军42师宣传干事杨芳优找到我，说师

首长看了小说很喜欢，问我想不想当兵。我说做梦都想。杨干事说征兵季节他会来勐腊接我入伍。真是天上掉馅儿饼还肉多葱少！我心花怒放，很快完成了改稿。这时，我接到兵团1师宣传科的通知，让我前去报到。在临回兵团前，省文艺界请我参加创作座谈会。会上，诸位大仙装神弄鬼大谈“三突出”创作原则。我在发言中却说，《后代》中的主角始终没出场，同样达到发表水平。语出，会场静如死。我说完拍拍屁股打道回府。北京大爷就这样儿！

从昆明回勐腊必经景洪，兵团1师师部在此。我前来宣传科报到，邱科长说，你不要回勐腊了，就留在师宣传队搞创作，调动手续我们很快办，办好后派车送你回去取行李。哎哟喂，好事连连，天上又掉下一张香河肉饼，我赶紧张大嘴接着。没等吃到嘴，一天傍晚，邱科长找到我，阴着脸问，你在省里改的小说怎么样？我说改好啦很快就会出版。他眼里好像藏了个小人儿，是吗？你再问问？我就跑到邮局给出版社挂长途，对方给我个喜帖子，啊，啊，已经下厂印了。我兴冲冲返回禀告。不料，邱科长摇摇头，假话！他四下看看无人，压低声音说，这件事我本来不该跟你讲，你的小说根本没下厂。出版社不但撤了稿，还给我们来了函，说你在会上攻击江青的“三突出”，是现行反革命行为。来函已经转团里去了，听说营里都准备好了批斗会。师里不能留你了，明天就要派人送你回去。你……你不能回去，下面的批斗会弄不好能把人打死！

啊？！邱科长的话如当头一棒。我蒙了。我想不到。

我浑身发抖。所有美梦瞬间粉碎，黑云压城城欲摧。

不能回去，师里又不能留，我往哪儿走？

我无路可走！

天暗下来，已看不清邱科长的脸，只见他眼里闪着光，你不是说部队想要你吗？我点点头。那你快去问问，能不能现在就去？真是救命稻草！我又跑回邮局挂长途。女营业员死羊眼盯着我。难道她知道我是“反革命”？我的心怦怦乱跳。听到电话里传来杨干事的声音，我急中生智，叫着表哥表哥！把杨干事叫傻了。斜眼看看女营业员不再钟情，我这才说，杨干事，我现在就想去部队！杨干事更傻了，啊？不是说好征兵时……你出什么事了吗？我捂住嘴说，你救救我！杨干事好像一下子全明白了，你电话多少号？你别走开，等我回话。我告诉了电话号，离开柜台，躲进阴暗角落，像马一样竖耳耳朵。天黑透了，外面刮着风。邮局里早已没了顾客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像鬼！我等电话，我等回音，我等生死。我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煎熬。不知过了几年，女营业员说你走吧，我们要下班了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突然炸响，把我俩都吓掉了魂儿。杨干事在电话里急迫地说，你来吧，马上来！跟谁也别提！我问，到哪儿？他说，思茅。我说，好！

事后，我才知道杨干事接到我的电话，就去找了政治部主任王定一，紧跟着他俩又敲响师政委办公室的门。张跃水政委当即表示，不管有什么事，让他先来部队再说！于是，杨干事紧急通知我赶到思茅，那儿离景洪最近，是

42 师 125 团驻地。

逃跑！马上！

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！

紧要关头，不能犹豫，也不容犹豫！

什么都不想！什么都不顾！

杨干事让跟谁也别说，可我不能不跟邱科长说。他不会害我。但是，为防万一，我还是昧着良心隐瞒了关键词，邱科长，部队让我马上到蒙自去。话一出口，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反革命，不敢再正眼看对方。邱科长沉闷一会儿，突然问，你有通行证吗？我立刻愣了。那时边境管理很严，沿途军警设卡盘查，外出必须有通行证。我所持的通行证往返一次有效，回勐腊可以，去思茅不行。邱科长说，通行证师里开不了，你只能回团里开。但你一回团里就别想走了。我给你一个电话，你到勐腊去找这个人，求他帮助。记住，一切要秘密进行！今天晚上你也不能回宣传队了，夜长梦多。我给你点儿钱，到街上找个鸡毛店住下，明天一早坐头班车回勐腊。通行证一到手，调头就上思茅，千万不能耽误。明天师里发现你不在了，肯定会派人找！

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感谢邱科长的，也记不清当时是如何离开他的。但是，我却永远记得他！当我写到这里时，他就出现在我面前：脸黑黑的，眼睛小小的。对比身高，他的头和脸都显得有点儿大。因为，他真的太矮了，像传说中的武大郎。他是现役军人，听说是被冤枉了才下放到建设兵团。他让我秘密联系的人，是跟他同时被下放到

6团的现役军人杨士相。杨在团部任军务参谋，职责就是签发通行证。

那一夜，无处落脚的我，连鸡毛店也不敢住，在长途车站的墙脚下缩成一小团儿。月冷，风寒，虫鸣。每句人声都让我心惊，每个黑影都让我肉跳。何为罪犯？此为也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上了头班车。为了不让人发现，我不但在脸上抹了泥，还假装睡觉用衣服蒙住头。躲在衣服里，大睁着眼，大支着耳。我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修炼成反侦察老手？……

危机四伏，险象环生。我秘密潜回勐腊后，情况又如何呢？

就此打住，留下悬念。

下面，我自拉自唱，介绍入选本丛书的我的两部小说。

《傍晚敲门的女人》是一个发生在北京的真实故事。悬念丛生，迷雾重重。

1984年秋天，经北京市公安局安排，我深入到市局七处体验生活。一去就半年，风里雨里。那时条件差，大家都穷。我跟警察一样自带干粮，渴了到处找水喝。七处位于人迹罕至的偏僻之地，叫半步桥。地名吓人。进来是死是活，只差半步。当时这里是预审处也是看守所，凡重罪犯都在这儿审。够枪毙的就关在隔壁，到日子直接拉上刑场。那年月赶上严打，打个架就可能判几年。三天两头有人被拉出去枪毙。脚镣响得惊心。有一天，又要枪毙十多

个，我跟着去看，全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，一片光头。就在他们被押上死囚车的时候，我听到身后有人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也不知昨晚给没给他们肉吃！”这话让我心惊。回头一看，是一位老警察。满头白发，一脸沧桑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这充满人性的话，我始终没有忘记。

就在这样的地方，就在这笼罩恐惧与神秘的小院，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全部卷宗。我的心立刻收紧了！一个女人凄楚哀怨的声音自卷中传出，呜咽地向我讲述了一个爱恨交加、生死难容的故事。爱她的人以死向欺辱了她的人复仇，她为爱她的人宁愿赴死！

字里行间，带血带泪。

当我从照片看到她的时候，漂亮的她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所以，她生前与预审员之间的对话就更加惊心动魄，悲从中来。我决心写出她的故事。为了反映原貌，小说中凡涉及的地名都是真实的，而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从她的真名中取了一个“云”字。我从卷宗里认识了“云”，也认识了机智又富有人性的预审员。反复读他们之间的对话，破解其中的悬念，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预审员的角色。于是出现在小说中的预审员就用“我”这个第一人称。

后来，这部小说发表在1984年第4期《啄木鸟》上，引起很大反响。小说发表至今都快三十年了，现在竟然会有十几家网站在有声连播，让我感动。当年，法国翻译家帕特丽夏·巴铎女士为翻译这部作品专程到中国找到我，金

发碧眼的她问我，为什么“云”结婚还要得到本单位的允许并开具证明？而苏联的汉学家谢曼诺夫在翻译这部小说的俄文版时，却没有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，因为他实在太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。他只问我，“云”真的自杀了吗？

我只有点点头。

我不愿意让他知道事实的真相，因为那太残酷。

《悲怆的最后一个乐章》是《傍晚敲门的女人》的姊妹篇，是预审员良子经办的另一个悬念迭起的案件。小说在天津《蓝盾》杂志发表后同样引起很大反响。1985年秋天，这部小说在首届全国公安文学大赛获得一等奖。就在颁奖大会前夕，节外生枝，有“革命者”突然发难，指出这部小说揭露了公安内部直至公安部副部长都有问题，给公安抹黑何以获奖？有关领导指示立即拿下。于是，手忙脚乱，紧急撤下。历史证明，这是何等可悲与滑稽。

我永远感谢《蓝盾》杂志主编温超藩！当他得知小说被紧急拿下，带着编辑宋曙光匆匆从天津开车赶往北京，来到公安部17号楼据理力争，无果。无奈，他愤然返津后，亲自主持由《蓝盾》杂志社为这部小说颁发了一个特别奖，并千方百计策划组织，最终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。李雪健出任主演。

温超藩为何铁骨铮铮？因为他有着在青年时期遭受无端打击的切肤之痛，他不愿意看到同样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，所以毫不畏惧地冲上前去，用自己的肩膀扛住迎面滚来的巨石。

痛哉！这样的汉子，竟然在电视连续剧播出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。

目 录

傍晚敲门的女人	(1)
悲怆的最后一个乐章	(143)

傍晚敲门的女人

“！ 咋噢——”

随着一声凄厉的、令人血液凝固的惨叫，我看见了一双大睁着的、挤满泪水的眼睛。

这是一双绝望的眼睛！

由于极度惊悸，两个瞳孔张大得像两颗黑色的药丸，透过混浊的泪，闪出恐惧、憎恨的凶光。

不，除去恐惧、憎恨，在这双绝望的泪眼里，我还看到了乞怜、悲哀和对生的向往！

这双泪眼直盯着我；我也在这双泪眼里看到了自己的眼睛。在这目光交错的刹那间，仿佛时空突然停顿，天地间的一切都凝固了——

只有森林里蕴含着冷气的风，吹动树梢，发出令人屏息的沙沙声。

.....

我知道我又是在做梦，可我怎么也醒不了。

梦中的往事已经过去十年了。

可过去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，不，就像发生在今天，发生在眼前——

凄厉的惨叫声，清晰得像一把尖刀直刺我的心；

绝望的眼睛挤满了泪，让我不忍看。

难道我又成了十年前的我吗？

难道十年前的事情又要重现了吗？

我说不清楚。

自从接下丁字街凶杀案的任务，十年前的往事就时常闯进我的梦里……

1

丁字街在本市朝阳门外一个叫南下坡的地方。

六月十六日，星期四，晚八点多钟，天阴沉沉的。

在附近一家饭店做零活的王柏树老头儿，瞅瞅天一直阴着脸，担心一会儿要下起雨来，就跟当头儿的打个招呼，提前离开饭店，紧跑慢颠地赶回自己的住处——丁字街 10 号。

他刚到家，天就下起雨来。

丁字街 10 号在四层楼的左手边，是一间一单元的新式住宅。七十多岁的王老头儿自打死了老伴儿，就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儿。他膝下无儿无女，只有一个早年收养的义子王少怀。王少怀如今已是电器公司的总经理，他每月除了负担王老头儿的生活费外，隔三岔五地还要拎上个点心匣子什么的，跑到丁字街 10 号来看看王老头儿。对这点，王老头儿感到挺知足挺知足的。

“知足常乐啊！你这把老骨头早就活够本喽！”

不知怎么的，王老头儿每次走完六十八级台阶，来到自家门口，摸出钥匙，抖着手腕往锁孔里捅的时候，心里总爱这么美不滋地自己跟自己唠叨。

啪，门上的撞锁打开了。

王老头儿推开门，屋里黑灯瞎火的，啥也瞅不清。他习惯性地伸手一拽灯绳。随着走廊灯一亮——

“哇呀！——”